

王惠岩文集

(第四卷)

学科建设与教书育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王惠岩文集

(第四卷)

学科建设与教书育人

王惠岩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科建设与教书育人/王惠岩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8

(王惠岩文集;4)

ISBN 978 - 7 - 5000 - 7743 - 5

I. 学… II. 王… III. 政治学 - 教学研究 - 高等学校 - 文集 IV. D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817 号

丛书责编:胡春玲

责任编辑:胡春玲

责任印制:魏 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党建读物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 - 68318302)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数:382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00 - 7743 - 5

全套定价:168.00 元(精)

目 录

学科建设/ 1

-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几个问题/ 3
- 政治学原理课程体系的创建与发展/ 10
- “政治学原理”的指导思想/ 16
- 关于《政治学原理教学指导纲要》的几点说明/ 18
- 吉林大学政治学系的办系方针/ 20
- 办好行政学院 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吉林大学政治学系建系十周年暨行政学院成立
大会上的讲话/ 23
- 学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 促进政治学发展/ 29
- 学习党的十四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与政治学的发展/ 44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52
- 政治学学科政治学理论“八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 69
- 政治学学科政治学理论“九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 86
- 政治学学科政治学理论“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 98
- 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118
- 学习邓小平理论 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132
- 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 142
- 关于当前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144

加强应用研究是中国行政学的当务之急/ 148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 151

公共管理基本问题初探/ 167

文明比较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研究/ 178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方向/ 181

回顾与展望: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 191

教书育人/ 209

关于博士生学习的几个问题/ 211

培养政治学硕士研究生的几点体会/ 220

治学与育人并重

——谈导师如何指导研究生/ 226

把握学习的方法与确立成才的目标

——谈硕士研究生的学习问题/ 229

政治学博士研究生的努力方向

——在博士研究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 234

博士生学习要注意意识形态问题/ 238

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生的几点看法/ 241

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应坚持两个基本方向

——在全国政治学科博士点导师会议上的讲话/ 244

思维方法是大学生能力的体现/ 249

关于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
建议/ 251

注重培养高校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道德建设

——在吉林大学60周年校庆座谈会上的发言/ 254

学术演讲/ 259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制度/ 261

中国的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66

中国的政治发展/ 27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宏观调控/ 278

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 285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座谈会上的讲话/ 294

谈“三讲”教育的讲政治

——在“三讲”教育辅导报告会上的讲话/ 298

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 论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 308

加强行政科学研究 提高政府工作水平 实现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在吉林省行政管理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23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328

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途径

——在深圳基层民主研讨会上的发言/ 340

要注重公共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

——在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344

“三个代表”与科学决策/ 346

学习科学发展观 重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在吉林省行政管理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64

我国政党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问题

——在“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368

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学专家组
座谈会上的讲话/ 372

选拔和培养党政领导干部是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 375

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386

把握课题研究的精髓与方法

——谈谈如何申报课题/ 393

教育札记/ 397

沉痛悼念邓小平同志/ 399

对国民进行制度教育/ 401

“信仰”与“毅力”

——在从教 50 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403

共产党员如何保持先进性/ 405

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高校”/ 409

有胆有识:敢于创新的匡亚明校长

——在纪念匡亚明校长 100 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 412

在吉林大学全校 6 周年暨建校 60 周年校庆晚会上的讲话/ 415

序言与书评/ 417

把政治学学科推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 卷)序言/ 419

《比较政治制度》绪论/ 421

《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论》序/ 429

《思辨与求索》序/ 432

《西方民主史》序/ 434

《经济起飞与政治发展》序/ 437

《政府上网与行政管理》序/ 440

《公共利益与政府职能》序/ 442

《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序/ 445

一部为中国“广义政治”论道的创意之作

——简评刘德厚《广义政治论》一书/ 447

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有益探索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评介/ 450

政治责任：民主理论研究新视角

——评《论政治责任》/ 452

民族政治学研究的创新性力作

——评《民族政治学导论》/ 454

中国特色国家行政制度研究的拓新之作

——评张立荣著《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行政制度》/ 457

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拓新之作

——《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评介/ 460

后 记/ 463

学
科
建
设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 内容的几个问题

(一)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

政治学是治国平天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是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国家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它要研究国家的理论,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活动,研究历史上各个阶级夺取、建立、巩固、运用、参与和控制政权的经验,研究国家兴亡盛衰的规律,研究治理国家的理论、政策和方法。

“政治”是一个多义词,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在政治学上却有其特定的含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写了一本书,叫《政治学》,这是政治学的开山之作。亚里士多德在这本书中所使用的“政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polis。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希腊的古代城邦,即城市国家。古代希腊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建立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领土不太大、人口不太多的城市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历史类型的国家,即奴隶制国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在研究了 158 个城市国家的宪法,研究了城邦事务和城市国家的各种问题之后写出来的。《政治学》这本书所讲的是如何治国平天下,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国家。在这本书里,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国家的一般理论问题,如国家的性质、国家的起源、国家的目的,也讲了国家的制度、政体,如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等。书中还描述了国家的活动、治理国家的原则,研究了国家兴亡盛衰的道理,探讨了国家的体制和革命的问题,讲了国家权力的划分,讲到公民、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讲到国家的领土、人口、社会结构、城市管理。我们现在读政治学书籍时,所遇到的许多基

本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写的这本书里大部分都有了。其中心就是国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的传统的政治学理论没有越出这个范围。当然,研究国家并不是简单地讲“国家”这个词,也不是只对“国家”制度作静态的研究。关于国家的理论、关于国家活动的原则、国家作用等,都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特别是由于现在社会政治关系越来越复杂,我们不但要研究国家的活动和国家的制度,凡是影响国家活动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都需要加以研究。可以说在国家存在时,任何政治活动、任何政治关系、任何政治现象都离不开国家,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如影响国家活动的有各种政治力量——阶级、政党、领袖、群众、政治组织、各种社会集团、舆论;有各种政治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还有各种政治运动、政治斗争——革命、罢工、选举、外交活动、间谍战等等。这些都是围绕着国家问题的,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亚里士多德所开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不过其范围现在越来越广阔,内容越来越复杂罢了,但其研究中心并没有改变。

现代资产阶级标新立异,说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国家,有的人甚至要在政治学领域中清除国家这一概念。用“政治体系”取代国家作为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他们借助于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系统论、控制论,借助于行为科学、信息科学甚至数学、统计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科学主义”的掩饰下,把政治学这一治国平天下的科学贬低为政治工艺学,把政治学的任务和研究中心降低为“决策”。他们认为只研究决定形成过程,而不研究政府的制度和形式,他们研究政策如何制定,制定政策考虑哪些阶段、哪些社会集团的影响,照顾哪些方面的利益,政策制定后如何执行,怎样执行才能收到效果,他们把这一系列活动看作是决定形成过程。其实,决定形成过程还不是政府的决策过程吗?政府还不是国家的一个机构吗?研究政府的决策过程也就是研究国家活动问题。他们认为他们研究的不是传统政治学

的国家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跳出这个范围。

在19世纪前期,由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矛盾的逐渐暴露、资本主义危机的逐渐显现,无产阶级开始以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适应这种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但给政治学和各种社会科学建立了理论基础,而且使政治学这门科学有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的开山之作就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治纲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第一个纲要。以后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论国家》等经典著作中,完全肯定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核心是国家,并且找出了隐藏在国家背后的阶级关系,指出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科学地解释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和消亡,以及国家活动的规律等根本问题。

根据政治学的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学的指导思想,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国家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现象和关系。它的研究领域既包括国家的一般理论、国家的活动及其原则、国家的政治制度,又包括与国家有关的一切政治活动、政治力量、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

(二)政治学的学科分类

由于国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很广。为了研究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学的各个领域,就需要对政治学的内容进行学科的内部分类。到现在为止,政治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性的学科内部分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政治学者把政治学的内容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是政治学原理。研究指导政治活动、建立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原理,其中还包括政治思想的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历史。第二大类是本国的政治制度。各国要研究各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即研究自己国家的机构

及其组成、职权范围、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政府活动的原则、政党等。第三大类是比较政治制度,即对各国的政治制度作比较研究。第四大类是国际关系,即研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因为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活动都要受其他国家的影 响,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国际关系。所以,国际关系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学协会曾讨论过政治学学科内部分类的问题。他们把政治学也分为四大类。这四大类和那四大类有点不同,即把本国的政治制度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加在一起,都叫做政治制度。这就分为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另外加上一个公共行政、国家管理、舆论。现在美国一些大学政治系的课程一般分为四大类:政治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美国政治制度;各国政治制度;国际关系。苏联过去不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现在虽然也开始研究政治学,但对政治学的学科分类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根据中国的情况,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内部分类是否可以分为以下几大部类:第一大部类,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第二大部类,政治学原理,它是建立政治制度,指导国家活动的根本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的政治学原理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的。当然,政治学原理和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是否划作一类,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后者也可以独立出来。不过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学刚刚起步,比较落后,不必分得那么细。第三大部类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国家体制、党的领导和建设、宪法、国家机构、政府各机关的组织、职权范围及相互关系与活动原则、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民主党派问题、民族问题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问题。还有中国的特殊的政治问题,如台湾问题、华侨问题。第四大部类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管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科学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研究。国家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国家要有科学的

理论和方法。过去的行政学研究行政效率,认为国家机关办事很有效率就好了,今天的国家管理就复杂多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组织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要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这里面有计划与决策问题。我们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就必须懂科学,制定正确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干部问题,要懂人才学。所以,管理现代国家要有专门的知识,要有国家管理的科学知识。第五大部类是比较政治。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作比较研究,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国家、阿拉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进行比较研究。现在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有三分之二是军人掌握政权。为什么在这些国家里都是军人掌权?这个问题需要研究,因为我们是要和他们打交道的。所以,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很重要。一方面我们需要了解外国,另一方面也有借鉴问题。人类文化的发展需要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材料,吸收各方面的好的经验,别国的材料对我们也有启发、借鉴作用。第六大部类就是国际关系。我国现在与外国的交往很多,我们国家已与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有好多部门,像外交部、外经外贸部、中联部,还有不少对外友好团体,都有涉外的关系。我们不熟悉国际形势,不熟悉外国,不掌握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了解国际关系,我们的外事活动也就无法顺利地进行。所以,研究国际关系也很重要。这样,我们可以把我国政治学内容分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政治学原理(包括政治思想史);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管理;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六大部类。

(三)政治学与“政治科学”

政治学者在研究政治学时,由于思想方法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着重点不同,因而对他们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称呼。有些人专门研究一般政治理论问题,研究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国家是干什么的,这叫政治哲学。还有一种人专门研究政府制度、国家机构,现代西

方行为主义政治学者,着重研究政治过程,分析结构、功能、决策。他们都把自己的研究,称作政治科学。还有一种专门研究政治斗争的艺术、策略等,这叫政治艺术。政治哲学、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都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他们中的哪一方面的研究都不能代表整个政治学。西方有人认为政治学就是政治哲学,这不全面。当然也不能说政治学就是政治艺术,更不能说政治学就是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一门基础学科,它应该包括政治哲学、政治艺术和政治科学这三方面内容。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对政治学的总的研究,应当叫政治学?还是叫“政治科学”?“政治科学”这个名词,据现有的材料看,它是在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时由一部分人提出来的。当时美国的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国家的政治制度。为了使他们的研究区别于西欧的政治哲学,也区别于过去对政治艺术的研究,这些比较热心于政治制度研究的人,便把他们这一部分叫做“政治科学”,那时并没有把政治科学当作全部政治学的意思。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对政治科学作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政治学也应该是像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粹科学。他们根据所谓经验材料,通过调查研究,进行定量分析,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统计分析后得出所谓科学的结论。这种科学结论还必须像 H_2O ,在长春是水,在北京也是水,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水一样,到处都适用。政治学的定理也应该是这样,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一样适用,应该是“纯粹的”政治学。他们认为这样的“政治学”才是科学。它不涉及价值观念、是非善恶,就更没有阶级性了。他们还认为,这种政治学不是从抽象推理来的,没有什么唯理主义的东西,什么理性、正义、是非善恶、道德准则都没有。他们说这样的政治学才是纯粹的科学理论,才是政治科学。他们认为从前研究的权利、主权、自由、平等,不能用数字统计,看不见也摸不着,不能叫理论,认为“权利”、“主权”、“自由”、“平等”不是科学语言,是道德的语言、哲学的语言。他们就这样区别

政治科学与政治学。他们这种说法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以前的政治学都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不是科学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社会问题(当然也包括政治问题),要注意经验的研究,也要注意科学的抽象,更要注意阶级分析。政治学总是和政治上的是非道理、阶级利益分不开的。政治是有阶级性的,难道政治学就没有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说政治学是“纯粹的”科学,没有价值观念,没有阶级性,任何一个“科学”结论,到处都可以适用,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在今天,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学理论,不管给它打着什么旗帜,披什么外衣,都掩盖不了它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实质。“政治科学”这个名词当今已被资产阶级政治学者滥用,用来否定过去的政治学。因此,这不是一般名词的争论,有很大的原则性。如果承认今天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是政治科学,就等于承认过去的政治学不是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内。所以,名词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大有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决不能把政治学的总的研究叫作“政治科学”。当然政治学是蹊门科学,我们反对的是当今资产阶级用“政治科学”这个名词来企图掩盖它们的政治学的伪科学的实质。把政治学贬低为政治工艺学,并进而全盘否定政治学。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着重用法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静态的描述式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学者着重对权利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这是动态的研究,比从前的静态的研究,是一大进步。其实这种所谓“进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将政治作为动态来研究的。

(原载于《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3期)